

野菊文丛

第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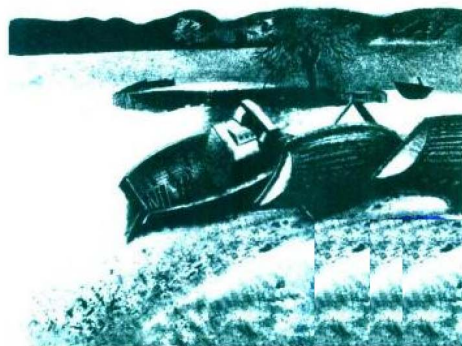
重回罗马

王毅 著 / 青岛出版社



重 回 罗 马

王 毅 著



青 岛 出 版 社

鲁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回罗马/王毅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0(野菊三集)

ISBN 7-5436-2208-4

I. 重… II. 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N.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6298 号

书 名	重回罗马(野菊三集)
著 者	王 毅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邮购电话	(0532)5814750 5814611-20
责任编辑	王一方 杨敏青
装帧设计	叁陌工作室
照 排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公司
印 刷	胶州市装潢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0 年 6 月第 1 版,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850×1168 毫米)
印 张	9.375
插 页	2
字 数	220
印 数	1~5000
ISBN 7-5436-2208-4/I·352	
定 价	15.20 元

野菊

王毅·重回罗马·自序

作 者 自 序

多年来，我在学术机关一直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研究和专业刊物的编辑工作，而在业余则希望做一些比较自由的题目，比如十几年以前很喜欢的，是古代造型艺术等等的惬意悦目和典雅出尘，于是也就在这些方面积下不少心得。但是后来，却把这些方面的喜好都搁下了。原因其实挺简单，因为回想我们幼年、青年时（我是1954年出生）的经历和环顾一些年来的世事，总让人想起康德所说的“对所有人来说，首先的责任就是进入文明社会状态的关系”。我知道按照当今世界上越来越明了的道理来说，他所强调的“进入文明”，尤其应当包括那曾经长久地被专横和蒙昧剥夺了社会公正的地方；而他所说应该向着那个方向努力的“所有人”中，则也当包括如我这样因为学识的短浅而不能为“进入文明”致力更多的人。所以自那以来，我最希望的，就是能够使自己也属于那些希望告别专横和蒙昧、希望将“进入文明状态”作为生存第一要义的人们当中。

这本小小集子大概可以体现出我的上述企盼，所以其中的文

野菊

王毅·重回罗马·自序

字包括大致三类，第一类是我听音乐的一点儿心得。我对音乐一直是纯粹的外行，然而又非常喜欢，这除了因为音乐能给人以愉悦之外，还由于近代以来的经典音乐，总是以其丰富博大的体系启发人们去感知什么是美好、什么是人性中的博爱和崇高；而这种新切沁人的感觉，对于我希望弄懂的专横和蒙昧那样长久和深深地扭曲了的人性，永远都是最强烈的对照。这本集子中的第二类文字，是从我一些对时事的短评选出的；第三类则是从我许多篇幅更长的讨论中简出的几篇。原来打算在这些之外，再收入我若干年前写的关于古典园林和艺术史的一些文字，但是编者认为如此偏狭专门的内容与其他三部分的主旨相去较远，不宜放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对，于是将其删去了。

这本集子的题目名为“重回罗马”，其中的意思我以前在《说真话的勇气与智慧》一文（收入本集）里已经大致提到过。就内心的兴趣爱好而言，我实在羡慕王小波所倡言的“走着一边开满牵牛花的路”；不过我也很遗憾地明白，就我们的遭际来说，在更多的世人有幸踏上那样美丽的道路以前，可能还有许许多多苦涩的东西需要直面的勇气，有许许多多很少诗情画意的工作，终归要有人俯身来做。而我们这一代人既然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那许多特殊的事情，那么这些工作就还是首先让我们这代当中的一些人勉力来做吧，于是就有了“重回”的信念。

2000年3月21日

野菊

王毅·重回罗马·目录

目 录

自由乐思

贝多芬《致远方的爱人》	[3]
关于《英雄交响曲》的对话	[7]
玉露凋伤枫树林	[13]
生命的哀歌	[24]
建筑与音乐之间	[26]
杜卡的《小巫师》	[30]
假话为什么越说越热闹	[35]
心灵间涌出的歌声	[39]
“政治性”的时代与艺术家的人生	[45]
把音乐献给渴望自由而生的人们	[61]
“脱卑暗而向高明”	[69]

正视荒诞

沙尘暴的双重警示	[77]
生态文化与公民社会	[80]
公民社会的教育宗旨	[84]

野菊

王毅·重回罗马·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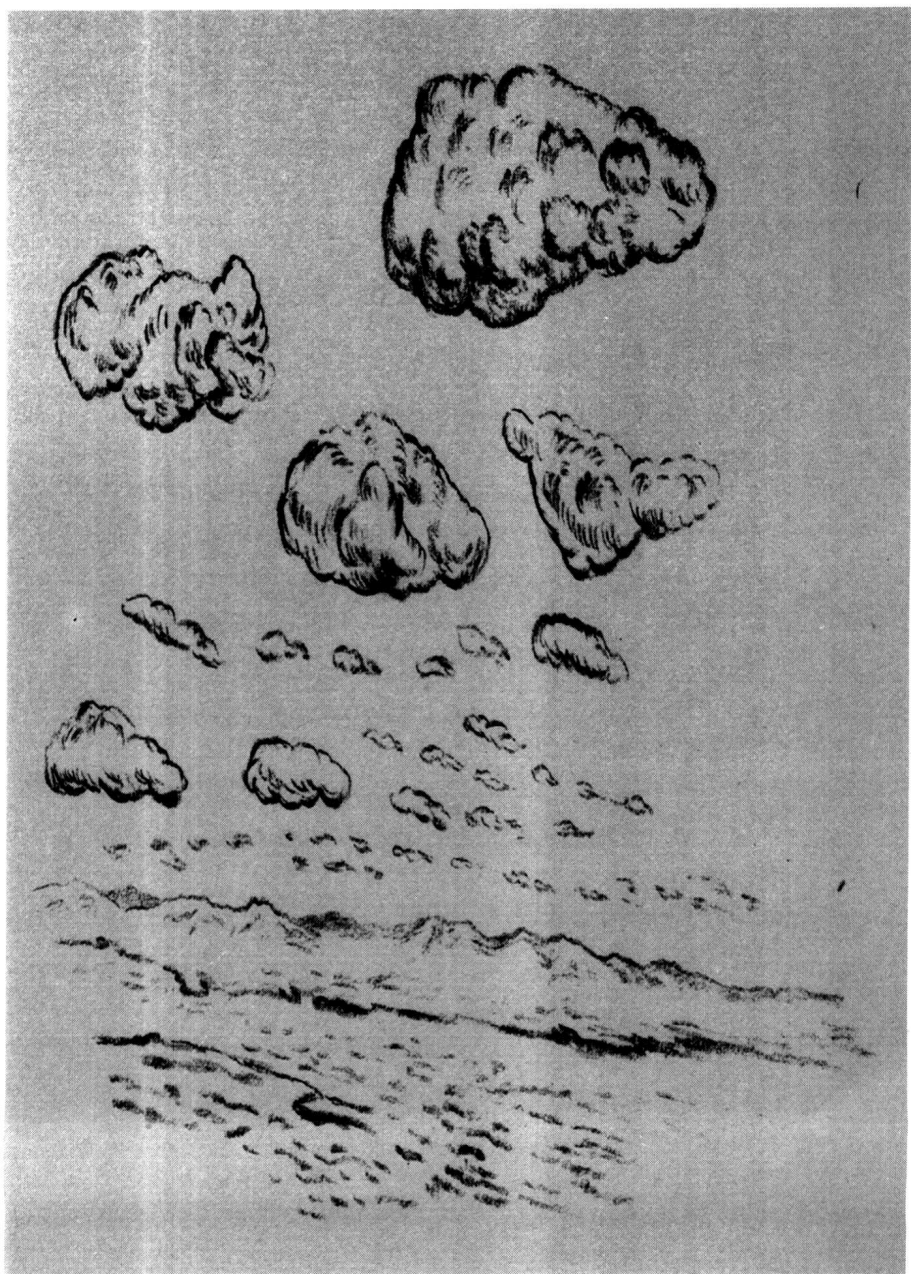
校园暴力与爱育的缺失	[87]
这“经典”久已不是那“经典”	[90]
揭示荒诞与提倡理性	[95]
怀念青春与直面历史	[100]
我们首先需要什么样的“真实”?	[103]
云散的“传销”与隐伏的危险	[107]
愿我们不再迷恋奇迹和神话	[109]
认清根源才可能涤除蒙昧	[111]
正视荒诞	[117]
也谈“遏制腐败”	[120]
“大片”中的隐形资本	[122]
真庸俗与伪崇高	[125]

走出哑寂

是非谁定千秋史	[131]
幸有百年文卷在	[135]
杨绛先生笔下的民族心灵档案	[138]
“横扫”源流考	[149]
“义和拳”的套路	[153]
“五四”时代的学术方法	[161]
说真话的勇气与智慧	[165]
古往今来的民间信仰	[170]
20世纪造神狂潮的迷妄与幻灭	[179]
美育与健全的公民人格	[192]
寻求不公正的根源	[203]
“万物生长靠太阳”与原始崇拜	[225]
“百花齐放”与思想言论自由	[289]

自由乐思

王 毅 · 重 回 罗 马



贝多芬《致远方的爱人》

在贝多芬的性格中，他对爱情的真挚同他对权贵的傲岸和对命运的抗争一样，最鲜明地显示出他伟大的人格。所不同的只是这百转柔肠也许比他狮子一样强悍的精神力量更能深深打动人们的心灵：他在 1806 年与所爱的丹兰士小姐订婚，同年，他就创作了充满幸福情韵的第四交响曲。然而不幸的是，后来婚约却取消了，虽然双方在自己的一生中都依旧爱着对方，但这挚情带来的却只能是历久弥深的伤恸。对贝多芬来说，这次爱情的经历有如天国的阳光一样，是神圣而永恒的。1816 年，年已 46 岁的贝多芬说：“每当我想到她时，我的心仍和初次见到她时跳得一样剧烈。”而男高音和钢琴的声乐套曲《致远方的爱人》(An die ferne Geliebte)即是贝多芬在这一年创作的。在贝多芬的晚年，一位朋友无意中见到他独自拥抱着丹兰士题赠给他的肖像，泪流满面地高声自语：“你是这样伟大、美丽，和天使一样！”受到震惊的朋友悄悄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当再进屋见到贝多芬时，他已经神情平和地在弹钢琴。朋友问他何以现在的心境如此安详，贝多芬答道：“今天，我的天使来访问过我了。”上面的故事记在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中，仅这文字的叙述已足以让世世代代的后人为贝多芬那圣徒般的爱心潸然不已，而在听了《致远方的爱人》这 6 首用灵魂和泪水写就的歌曲后，谁又能不为之感动呢？

这部套曲是贝多芬根据阿洛依斯·耶特莱斯的6首诗谱写的。诗的意境极为优美——它们描写了清幽的山林和溪谷、飘忽变幻的流云和晨雾、落日余晖中湛蓝的湖水……；然而诗中又充满了感伤——山峦和幽谷使作者和爱人天各一方，甚至连那美丽的云霞雾霭也使她在窗中的倩影变得摇曳朦胧。作者只能用诗歌送去自己的爱心，让溪水告诉她：分离和思念的苦楚让他终日以泪洗面。贝多芬被这隽婉凄清的诗句所打动其实并不足怪，尽管他总是那样倔强，尽管在他最优美的交响曲中都不时流露出刚戾之气，然而反过来说，“无情未必真豪杰”（鲁迅语），他那震撼世界的力量何尝不是来自对情爱和淳美境界最强烈的体验和最深致的理解？

在音乐史上，浪漫主义风格的确立是与艺术歌曲的成熟和风靡分不开的，不仅舒伯特、舒曼、柏辽兹等人的声乐作品最典型地表现出浪漫派的气质和美学宗旨，而且就连肖邦、柴科夫斯基等人的许多器乐作品，也都比以往任何时代的音乐更富于歌唱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把“古典”称为对理性精神的张扬和塑造的时代，那么“浪漫”则似乎可以称为歌唱心灵的时代，所以连后来的瓦尔特等坚持浪漫精神传统的指挥家，亦最重视器乐曲的歌唱性。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上述对心灵的歌唱滥觞于舒伯特。然而如果我们聆听了贝多芬的这部套曲，也许就会惊喜地发现：以舒伯特等人作品为代表的19世纪艺术歌曲中那些基本的要素——极为优美的旋律，对丰富而敏感的个人心灵感受的抒发，富于文学性的音乐内容，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情感与之的对话、交融，亲切自然、热烈而富于民间色彩的艺术形式等等，无一不可以在贝多芬这短短的6首歌曲中找到最直接的渊源。顺着这条线索，当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丰富我们对贝多芬乃至整个19世纪音乐史的认识。因此可以说，对于理解古典时代到浪漫时代的过渡来说，这部声乐套曲至少和贝多芬的《田园》等作品一样值得留意。而且从它更为直接、强烈地倾注了个人的情愫来说，它也是贝多芬其他众多更辉煌的巨作无

法取代的,尽管这种抒情方式在舒伯特的歌曲、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等作品中结出那样丰硕的果实为贝多芬始料所不及,但他的筭路蓝缕还是值得重视。

我手中这部作品的唱片是 Philips 出品的,编号:420852—2。这张唱片的演唱者弗里茨·冯德利希(Fritz Wunderlich,1930~1966)是德国最著名的抒情男高音,他的另一张唱片——与克勒姆佩雷尔和路德维希合作的马勒《大地之歌》(EMI CDC 7 47231 2)——要比本片出名得多。从素养来看,冯德利希显然具有成为大师的一切条件:他出身音乐家庭,从小学习多种器乐和蒙特威尔弟、亨德尔、格鲁克等基本的古典作品,音域宽广,控制自如,体质良好,演唱极富表情,而且出道很早:30 余岁不仅已是名满天下,且已演唱了莫扎特、罗西尼、多尼采蒂、理查·施特劳斯、斯特拉文斯基、奥尔夫等几乎所有大师的众多歌剧和歌曲作品。能有这样素质和机遇的歌唱家几乎是希世一见,可惜由于偶然的失足跌倒,他年仅 36 岁就突然逝世了。

在这张唱片中,冯德利希的演唱热情奔放,尤其是第一曲和第六曲,他浓墨重彩的渲染使歌曲十分华美动听。然而,可能是由于阅历有限而其间又多是春风得意,再加上他更多地从事矛盾冲突强烈而性格塑造较为外化的歌剧表演,所以对贝多芬那种“以痛苦换来欢乐”的博大深致的内在人格精神之把握,就难免略有欠缺。表现在对这几曲的演唱上,则多少让人感到他是在努力“做”作品,情感和声音有点儿沉不下去。如果对照歌词来听,这种与原作精神的背离感可能还要强些。相反,我们在听费舍-迪斯考、施瓦茨科普夫等人演唱的舒伯特、布拉姆斯等人的作品时,首先感到的就不是声音和旋律的美感,而是那种深厚的深情和无比真挚的圣境。不过话说过来,艺术上的事总是难于两全其美,比如费舍尔-迪斯考演唱的理查·施特劳斯的艺术歌曲(萨瓦利什钢琴伴奏,DG 415 470—2)与我们现在介绍的这张唱片后面收录的冯德利希所唱理

查同曲相比较,就逊色不少:冯德利希那澎湃激越、华美绚丽的演唱,乐队起伏跌宕、宽广恣肆的铺垫,真把由瓦格纳到理查·施特劳斯的浪漫派后期特有的那种如万道晚霞般的璀璨境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相形之下,费舍尔-迪斯考的那张可能就过于质木无文了。另外,本片收录的冯德利希所唱海顿根据民歌改编的几首歌曲,也十分优美动听。

我在《购买CD二十要》(见《爱乐》创刊号,署名宋轩)中曾介绍过一些购买唱片原则,现在顺便补充一点:唱片的价值主要不是体现在价格的高低上,而是体现在收录作品的可听性、思想和艺术价值、历史与文献价值、演家和录音家和声名与片子的实际水准、选录曲目的搭配是否恰当、说明书的内容是否丰富,等等。在这诸多方面都能一一令人满意的廉价片是最为超值的,而冯德利希的这张作品集则庶几近之。

关于《英雄交响曲》的对话

曹利群：现在外面的世界这样喧闹，而我们却正襟危坐在谈《英雄》这样的古典作品，别人可能会笑我们不谙世事了。

王毅：况且这是一部每个音符对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作品。

曹利群：不过话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今天的社会发展越快，也往往给人越多的机会去重新审视和评价过去的一切。

王毅：的确如此，现在人们已经知道要反省自工业革命以来自己对待自然遗产的态度，而对待文化遗产当然也会越来越多地采取温故知新的态度。

曹利群：那么具体到今天的题目，你觉得《英雄》仍然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新的启示呢？

王毅：其实这新的启示也正是历史给我们的。因为“英雄”本是世界文化中最古老、最普遍的主题，几乎一切民族的创世神话的祖先神话都是以此为核心的。所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本是在“英雄”之光的照耀下由蒙昧步入文明的。

曹利群：贝多芬始终在用自己的音乐塑造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形象，从芭蕾到钢琴变奏曲《英雄》，再到《英雄》交响曲末乐章的主题，他对史诗中英雄的熟悉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在以往的许多乐曲介绍中，人们一般只是把这当做贝多芬对神话英雄的借用。

王毅：其实从更宏观一点的时空观上看，在工业革命和现代政

治制度建立以前，史诗中创世英雄们的业绩并没有真正实现。所以在自然属性上，人类还没有摆脱自然的奴役；而在社会属性上，更没有建立起马克思·韦伯所谓“理性化和祛除了巫魅”的社会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贝多芬与史诗中英雄的灵犀相通，以及从更大范围上说，文艺复兴与古希腊文明的灵犀相通，就都不是简单的典故征引和形象比附，而是人类走出洪荒漫长路上的接力跑。经过千百年的跋涉和牺牲，人们终于靠了自己的力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所以这时他们对英雄的歌颂所包蕴的，正是这千百年中积淀的生命意志。

曹利群：《英雄》交响曲对人类生命意志的展现达到了绚烂璀璨的极致，这的确不是某一个阶层或某场暴风雨式革命的理想所能企及的境界。音乐史上常听常新的古典作品不胜枚举，但绝没有哪首曲子能像《英雄》那样，让人如此强烈地感到一种永恒。所以我们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总会不禁想到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的一段话：“只有真的东西、伟大的东西、古典的东西，才是值得思维的；非古典的东西，应当属于喜剧或讽刺诗的范围。”

王毅：照理说，今天的世界与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已有了巨大的不同，卢梭的政治学著作所憧憬的、雨果《九三年》中记述的政治激进主义，亿万民众从平庸的厨房涌向广场的狂热、对暴力的崇尚、把世俗社会的权力交给道德化身的乌托邦式理想等等，都在被今人日益理性化的目光重新审视和评估着。随着世界的多元化和后现代文化思潮影响的扩大，这种重新的审视也越来越显出它的理由。然而奇怪的是，《英雄》以及其中的那种永恒的精神却没有过时。举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在经历了“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的巨大打击之后，当新的航天飞机准备再度升空时，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自动汇聚在发射场周围，其中许多人是自己掏钱，不远千里而来、并风餐露宿在那里，与前赴后继的宇航员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和牺牲。当我从电视上看到这一镜头时，心中不知不觉地响起了贝

多芬的《英雄》，又一下就想到了从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到末乐章“英雄主题变奏曲”那壮丽的升华过程。人人都知道美国是个崇尚自由、文化多元的国家，然而大家也都知道它是个最崇拜英雄的国家，至今首都最高的建筑不是摩天楼，而是一百多年前为纪念华盛顿而建立的纪念碑。后现代的特点是改变了人们恪守权威的思维方式，但并不是说《英雄》的主题已是隔日黄花，相反，现代社会倒是给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发掘和发现自己“英雄”基因的机会。

曹利群：你的说法有点像中国哲学家所谓“灵山只在我心头”、“人皆可为尧舜”。这让我想到《英雄》在中国的命运，“五四”诸思想家虽曾激烈抨击国人只知崇拜英雄，但后来我们还是只能生活在“大救星”的神光之下。再后来，物极必反，结果就是现在大家熟视的“渴望堕落”。贝多芬那样深刻地发掘了“英雄”主题，二百余年以来的历史又那样强劲地丰富了这个主题，相比之下，我们实在应该一唱三叹、思之又思。

王毅：一唱三叹就有个唱片版本的比较和选择的问题，你觉得我们手头的这几版各有什么特点？

曹利群：从传统的说法来看，富特文格勒 1944 年此曲的录音是很珍贵的，因为这时他还比较接近自己艺术上的全盛期。富特文格勒曾 3 次灌录《英雄》，其中以在录音室为 EMI 公司录制的那张最为著名，可惜这次未能找到。不过我们手上这张同年的现场录音应与那张很接近。这个演奏不是以强烈的戏剧性取胜，从第一乐章起，就似乎伴随着深深的哲理思索。第二乐章章悲剧情味很浓，尤其是吹奏主题的双簧管真是深挚动人。整个乐曲从头至尾造型感都比较扎实，节奏、力度、紧密度都给人以一气贯注的感觉，没有因为乐曲感情的巨大起伏而摇曳不稳。

王毅：这可能是德奥著名指挥家的过人之处。我们听卡拉扬 60 年代此曲的录音时同样可以感到这些长处。而且，与富特文格勒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相比，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反应

力更敏锐,音质的紧密度更高。当然,这也与这套唱片的录音优良有关。不过,我个人还是更偏爱瓦尔特在CBS的那张。瓦尔特录制此片时已是83岁的老人,但他指挥的此曲起伏幅度之大、力度之强真让人匪夷所思。尤其是第一、第四乐章,始终气势如虹。瓦尔特在30年代受到纳粹迫害,流亡美国,而他的600万犹太同胞更惨遭屠杀。有着这样经历的人在自己的晚年能有如此宏大的气宇,这本身就是对“英雄”主题的升华。

曹利群:德奥指挥乐派中还有一位大师不能不提到,他就是奥托·克莱姆佩雷尔。他先后两次在EMI公司录制了《英雄交响曲》,单声道版做于1955年,立体声版做于1961年。据说EMI公司的老板曾考虑过卡拉扬,但后来却毅然选中了克莱姆佩雷尔来做(1955版)。我手里的这张是立体声版,听起来并不够精彩,远没有单声道版那种电光石火般的感觉。无怪乎《企鹅唱片指南》至今仍将1955年版列为《英雄》的三星首选唱片。

王毅:克莱姆佩雷尔一贯强调作品的内涵,主张挖掘作曲家的内心世界,在风格上从来是严守节奏,不事夸张,在EMI系列中的确录过不少好唱片。不过这张1961年版《英雄》确实让人难以恭维。整个的感觉像是温吞水,速度偏慢,缺乏力度和张力。尤其最后一个乐章慢得令人难以接受,实在很难让人感受到贝多芬那个时代的悲剧与热情,似乎也没有把指挥家本人的坎坷遭际与心灵的创伤浸润到作品中去。其实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3年,克莱姆佩雷尔就受到纳粹迫害而去国离乡、旅居美国了。可能由于他太注重作品的结构,而有意淡化对作品情绪的渲染?

曹利群:也许是吧,他的指挥风格从来是中规中矩的。说了半天,我们听的都是德奥指挥的版本,其实德奥指挥乐派制作的唱片以外也有一些著名的版本。比如大家熟知的意大利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举世公认他是威尔第歌剧指挥的宗师,其实他指挥的贝多芬交响乐也是享誉世界的。他在1953年录于卡内基大厅的《英